

魯
齋
述
得

丁
傳
纂

中
華
書
局

魯齋述得

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

蒙古 常 英 芝岩校

丁

傳纂傳：字希曾，號魯齋，浙江錢塘人，諸生。

朔南暨解

禹貢朔南暨之暨，當采許慎說文暨字解作注，義始確實。此朔南，即素問立于子而面午，立于午而面子之處。蓋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而止，其外則日躔所不到，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，皆背其極向日而立者也。故篆文崑崙邱之𠂔字，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于地之形，南北之𠂔字，象兩人相背，謂日在其南，人各就日向暖之形。此立于子而面午之說也。漢地理志交趾郡有北戶，交趾爲中國極南之郡，又名日南郡，故人皆向北開戶，猶崑崙邱人向南而立，皆背極以向日。此立于午而面子之說也。堯舜誕敷文德，民之被其光者，東限于浩渺之海，西限于遷徙之沙，至朔與南，則以日頗見爲界。由兩極之下，寒冽異常，居人鮮少，故朔南暨爲聲教訖于四海之證驗。說文日頗見之頗，當讀如易无平不陂，書無偏無陂之陂，兩陂字古皆作頗，偏側也。言此處日不當頂，人僅見其偏側耳。暨字从既，而曰既而幡然改之。

既有輾轉反側之意。故訓曰。頗見。又如月既望之既。既望者。月與日對。猶牽牛睨織女。常相望而皆在側也。下从旦。則日初出地平之象。日出地平。在人東側。暨字合既與旦以成文。故說文解字曰。日頗見。再徵之外典。佛言須彌山日月繞其腹。此卽朔方日頗見之處。以推南方。南亦猶是矣。朔也。南也。不過是方名。禮內則所謂教小兒方名記數者。此耳。空洞渺茫。非有實際可說。焉得不以暨爲日頗見之有其地者。而與東漸西被之有其地者。爲唐虞聲教之疆域乎。蓋貢賦限于九州。而聲教則無遠不屆者也。周書君奭篇曰。海隅出日。罔不率俾。周室且然。況唐虞之際乎。此又朔南暨之可旁證者。又周髀算經云。兩極之下。半年爲晝。半年爲夜。朝耕暮穫。以半年爲朝暮。此其地歟。利瑪竇坤輿萬國圖云。赤道以北八十五度。爲地之極北者。半年無日。以魚油點燈代日。寒凍極甚。人難到此。赤道以南。自六十度三十分至九十度。一帶。天下立表。每晝間日影周圍常到。然則日之橫繞頗見者。不煩言而喻矣。唐書載骨利幹貢使云。彼國養一羊。腓裁熟。而日又出矣。則知此國亦在日頗見之處者。李唐且來享來王。而陶唐寧無革面革心乎。子思子曰。聲名洋溢乎中國。日月所照。莫不尊親。豈虛語哉。

曾南豐跋安鄉郡臥禪師碑銘。引禹貢云。虞夏之世。東漸于海。西被于流沙。朔南暨聲教。乃以下句二字。屬上句讀。不無割裂經文。南豐之文。詞嚴理正。爲紫陽所服膺。而因暨字難通。改讀經文。宜九峯先生之以及釋暨矣。逮元時。朱子由尙書句解。亦以暨教屬上句讀。暨字之義。不得說文。不幾同古文尙書之欲求之日本哉。許氏之有功乎經學也不少。辛亥重陽魯齋丁傳再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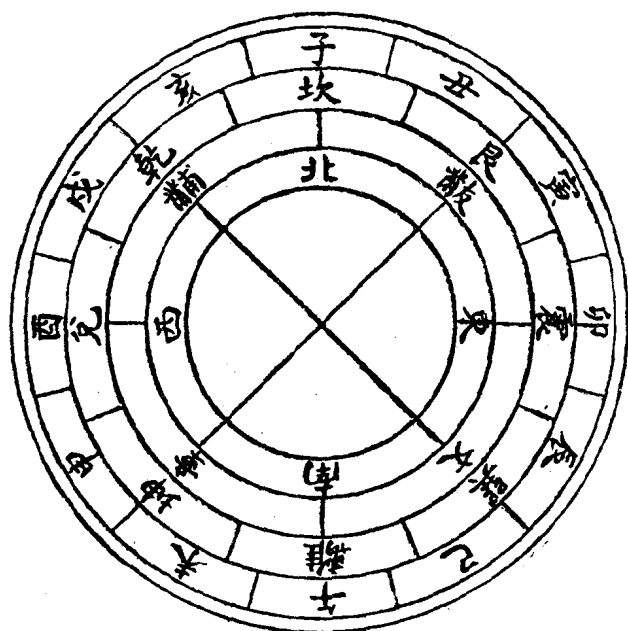
堯典之幽都。言日光不到。皆幽陰所聚。都者。滿也。卽禹貢之朔暨也。南交卽南暨也。韓非子十過篇云。堯有天下。其地南至交趾。北至幽都。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。莫不賓服。注云。舉凡光天下之地。隋唐志不詳注者姓名。元何杅云。舊有李瓚注。鄙陋無取證。按以幽都爲光天。真無證矣。吃公子極言帝堯疆宇。卽命羲和語爲湖南暨注脚。真是鐵版注脚。惜其以賓餞作漸被。不無混雜暨字本義。韓曰說難。不其然哉。尤月十日傳再識。

夏璉商瑚周簠簋名義圖攷

左傳哀十一年。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。訪于仲尼。仲尼曰。胡簋之事。則嘗學之矣。甲兵之事。未之聞也。杜預注。胡簋。禮器名。夏曰胡。周曰簋。孔穎達疏。胡簋。行禮所用之器。故以胡簋言禮事。論語衛靈公問曰。俎豆之事。意亦同也。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。有虞氏之兩敦。夏后氏之四璉。殷之六瑚。周之八簋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。殷器名瑚。而包咸鄭玄等注論語。賈服等注此傳。皆云夏曰瑚。杜亦同之。或別有所據。或相從而誤。

傳曰。論語子貢問器。子曰。瑚璉也。朱子注。夏曰瑚。商曰璉。周曰簠簋。紫陽殆因左氏傳有仲尼曰胡簋之事一語。胡在先。簋在後。與聖門所記論語瑚璉也。亦瑚在先。璉在後。依夏商周三代之先後而次之。應得注。夏曰瑚。商曰璉。周曰簠簋也。或又因漢魏晉諸儒解左傳者。皆夏曰瑚。解論語者亦皆夏曰瑚。商曰璉之故矣。譬之卜筮。三人占。則從二人之言。其勢使然者矣。然而此疑案也。千古無發之者。惟唐

孔祭酒發之。以爲或別有所據。或相從而誤。然而孔祭酒無所闡明。終是疑案而未定。傳學疎淺。安能斷乎。竊以爲三代聖王。制器不同。必有所以不同之故。向聞凡受命爲天子者。必爲之改正朔。易服色。異器械。三者參相爲之者也。而最重莫如正朔。瑚璉簠簋之制。大抵本乎正朔之改。而異其器者乎。由是推之。夏之所建者。寅也。一歲十二月。寅爲正月。一日十二時。寅爲破曉雞鳴時也。昌谷詩曰。雄雞一聲。天下白是矣。春秋說題詞曰。雞爲積陽。故陽出雞鳴。以類感也。按一歲之寅。三月之陽。春陽也。不比夏之驕陽。一日之寅。旭日之陽。不比日卓午之陽。皆陽之小者也。而其爲雞。亦當小雞矣。爾雅釋畜曰。雞大者蜀。蜀子雞未成雞曰鵒。釋文作連。然則夏正建寅而制器。器謂之鵒者。取象于陽之未大也。其猶未成雞之鵒也。審矣。故明堂位曰。夏之四璉。推之商所建者。丑也。丑于十二辰之次。位于北方之末。北陰方也。末則陰老矣。丑之神爲牛。牛老則胡垂。許氏說文曰。胡。牛領垂也。然則商因建丑而制器。器謂之瑚者。職此之故。左氏且不從玉而作胡。豈亦有見于丑牛垂胡之義者歟。故明堂位曰。殷之六瑚。周正則建子矣。建子之爲簠簋。何義也。曰。十二辰通可謂之子。天官書律歷志所謂十二子是也。然非正位乎北方之子也。周正建子而制器。則子之方不可無界限以爲區別。簠簋二器者。爲方之北者之界限者也。其名曰簠者。象黼也。西北之界限也。畫續職曰。白與黑。謂之黼。名曰簋者。象艮也。說卦傳曰。艮。東北之卦也。界限立而建子之義明矣。此簠簋之所以因建子而成器者也。故明堂位曰。周之八簠。言簠而簠自在其中矣。此易詩三禮。凡祇稱簠者之所同也。紫陽注論語。恐人不識此例。始稱周曰



僅錄耳。今再繪圖。以補說之所不能說。
 如左圖圖。中間第一圈。所以分南北東
 西四界限也。外此第二圈。即考工記畫
 績職之黼黻文章四維也。外此第三圈。
 即文王卦圖八卦之位次也。外此第四
 圈。爲靈臺儀象渾天儀之地平圈。周分
 十二辰方位。今古鎮定不移之方位也。
 方位定。則東方之寅。知爲陽之少。而象
 雞者之所以名。璣矣。北方之丑。知爲陰
 之老。而象牛者之所以名。璣矣。黼位西
 北。維。黻位東北。則知正位乎兩維之間
 者。即周人所建之子也。而黼以爲簠。良
 以爲簋矣。此圖也。三代制器之義盡在
 斯乎。若夫少陽爲健。老陰爲胡。非一人
 之私言也。此猶陰陽式法論卦氣之盛

衰鄭康成易傳中孚豚魚吉。正義云三辰在亥稱家。爻失其正。從小稱豚。四辰在丑爲鼃蟹。爻得其正。從大爲魚。解禮月令介蟲爲妖者有然矣。解詩小雅無羊者有然矣。又如星禽衍之。易日雞老而爲畢。月鳥牛金牛。少則爲斗木獬。此皆由陰陽老少之變也。故梁令瓊摹唐人列宿眞形。陶弘景述雲笈曰。暮幻化。皆信其有理可憑耳。然則寅初之爲健。丑末之爲胡者。夫何疑。至簠簋之量容可證者。陸德明曰。一斗二升。此則天數之十二也。簠簋之形模可證者。毛萇曰。簠外方而內圓。簋外圓內方。此表天道之左旋矣。方以象陰。圓以象陽。或內或外。以象入陰而出陽。更足證簠簋雖分列東西。實卽子之一陽初動者所循環也。誠審乎三代制器命名之義。豈不足以知三代之由改正朔而爲之者歟。且卽禮以證禮。明堂位三代之灌尊亦可旁證者。如夏以雞夷。雞稱夷俟之夷。未能奮飛之雞也。亦健也。殷以罍。罍讀服輓駕牛之駕。全牛矣。周以黃目。沈括云。龜目色黃。然則北方元武也。目生兩旁。猶簠之黼。簋之艮。分左右然矣。明堂位三代之爵。夏以琖。側眼反。從淺深之淺。猶東方之寅。得陽氣尙淺也。殷以斚。此罍當讀如五霸假之之假。卽左傳之罍耳。郊特牲之罍角。牛之一體也。言假借以當全牛也。胡爲牛之一體亦然矣。周以爵。與雀通。瓦爵也。以堂簷爲窠巢。人君負扆而立。而爵在簷前。子位之左。艮右。黼有然矣。此亦三代之器也。皆本建寅建丑建子而制者也。卽禮以徵禮。非無徵之說矣。予故求端于三代正朔之不同。而考訂乎三代制器之異尙。各有實義。各有朝代。而萬不容紊者。也。

王莽居攝。使甄豐改定古文。別而爲六。一曰古文。孔氏壁中書也。二曰奇字。卽古文而異者也。三曰篆書。秦篆書也。四曰佐書。卽隸書也。五曰繆篆。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鳥書。所以書幡信也。傳案繆篆之名。與孔壁秦斯奇字。佐書及鳥書並列。是於五體之外。另成一體之篆文矣。然求之兩漢古銅印章。其爲篆皆平易近人。毫無繆意。解之者曰。繆者。網繆也。如後世九疊文之類矣。然此是漢世王莽所定。不當引後世事作據。予家向藏光祿顧氏集古印譜全部。又得天一閣范氏集古印譜全部。二譜搜羅兩漢金玉之印。皆自秦以及宋。元諸官私印各三千餘方。亦可謂極古今篆體之大備矣。然九疊文無一焉。則知繆篆自有繆篆之體勢。惜乎其罕有徵引而難明耳。近讀東觀漢紀。而喜繆篆之實得證據焉。紀曰。馬援上書言。臣所假伏波將軍印。書伏字。犬外嚮。成臯令臯字爲白下羊。丞印四下羊。尉印白下人。人下羊。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。恐天下不正者多。符印所以爲信也。所宜齊同。薦曉古文者。事下大司空。正郡國印章。奏可。不知此卽甄豐所謂繆篆摹印也。所以杜絕天下奸人之僞刻官印之良法也。凡奸人欲僞刻官印。但知依尋常日用之篆。使人易曉。卽知當作繆篆而篆之。所以繆非目見。不能摹仿者也。蓋其中如伏字之犬外嚮。臯字之令丞尉各各不同。皆出不意。皆非奸人所得見之文。雖欲摹之而不得摹者也。此如上方製作其法甚秘。祕府別有印證。亦如兵符之暗合。非外人之所得知。是以甄豐于諸篆之外。另立一篆。謂之繆篆。蓋其慮患也深。絕弊也巧。令天下有不可窺測之意。如馬援所引奏諸印。當卽王莽居攝時之所鑄。而天下之印爲繆篆者多矣。應不止此。惜乎馬援不曉用印之妙術。但知同文之治。將天下郡國印章。盡行改

從正文使用印取信之微旨。銷沈抵毀而中絕。寧不迂哉。五代時。朱泚遣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。時奉天未有武備。泚召段秀實與謀。秀實陰圖之。乃與將吏謀殺泚。且欲遣韓旻兵回。竊姚令印不遂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。旻莫辨其印。惶遽而回。按此以倒用而代繆篆得成功者也。事雖異而意同。附記焉。董洵號小池。山陰人。著多野齋印說。載官印。護軍印章。漢三老印。信。六面印。劉昌印。信。其文俱從左至右。又載古印有反者。如關外侯印。外字。陽平亭侯平字。故成平侯私印之故。成侯三字。讎遂之印之讎遂二字。王匱二字印之一反。一不反等樣。皆是繆篆之遺法也。卽謂王莽居攝時所鑄之印可也。又集古印譜所收秦印甚夥。印方不踰五分。皆朱文不可識。凡右一字大概相同。字之體類長字而非長。其形狀頗與今人采柏子鐵鉤子相類。予疑此必另有篆文。與此作關闔者如書契然。藏之祕府者也。此卽繆篆之先聲歟。蓋篆不繆。不足以杜絕奸人之窺測。篆不繆。不足以聳動郡國之深信。篆之繆爲用甚神。然尙有進焉者。久則須變耳。許叔重云。秦人變壞古文。更用八體。一曰大篆。二曰小篆。施于簡冊。三曰刻符。施于符傳。四曰蟲書。施于旂信。五曰摹印。施于印璽。六曰署書。施于門題。七曰殳書。施于戈戟。八曰隸書。施于公府。按秦時之八體。與王莽之六書大概相類。其中施于印璽者曰摹印。又與繆篆之稱摹印相扶同。則所謂摹印者。絕人揣摩之謂。非臨仿之謂矣。此又甄豐繆篆之先聲也歟。

顧南原隸辨所輯之字。多破體。而覈以六書。無一可說。此等尙是甄豐繆篆之餘習也。隸辨皆采于漢碑。由書丹者不知繆篆。僅可施于印璽。不當施于碑刻也。其于趙相雍勸闕碑成舉令之舉字。與馬援

白下羊者同。范鎮碑綜舉陶之舉。與馬援四下羊者小變。顏氏家訓云。臯分澤外。世俗書也。韓敕碑陰河南成臯。亦四下羊之小變。又孔靈碑泣蹴臯魚。作白下羊。又校官碑額之囙。六下目作一筆書。羊竇道碑到囙六日。目向左。凡此皆在新莽以後。可無顧忌。而散入諸種石刻耳。此予跋隸辨者采出附焉。亦便參訂。魯齋又書。